



天雨罡风 平遥城

裴梅琴 著



YZLI0890173660

天雨罡风平遥城

裴梅琴
著



YZL10890173660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
山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雨罡风平遥城 / 裴梅琴著. —太原: 山西人民出版社, 2012.8

ISBN 978-7-203-07882-1

I. ①天… II. ①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94665 号

天雨罡风平遥城

著 者: 裴梅琴

责任编辑: 员荣亮

装帧设计: 乐 画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

邮 编: 030012

发行营销: 0351-4922220 4955996 4956039

0351-4922127 (传真) 4956038 (邮购)

E - mail: sxskcb@163.com 发行部

sxskcb@126.com 总编室

网 址: www.sxskcb.com

经 销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承 印 者: 太原市力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90mm × 1240mm 1/32

印 张: 9

字 数: 240 千字

印 数: 1-3000 册

版 次: 2012 年 9 月 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9 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03-07882-1

定 价: 3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目
录

1 / 楔 子

这是清朝末年的一个秋日……一声闷雷响彻天空，骑马人陡然打了一个激灵……为了亲人，逃离那可怕的疫情……差点陷入险境……昨天还远在几百里以外……一种难以寻觅的灵气骤然在这里兀显……仿佛这里就是自己的“家”……耿文从未想过自己的到来，竟在“平遥”留下一连串深刻的痕迹。

4 / 第一章

红鬃马遽然“嗷嗷”低叫了两声，猛地挣脱耿文牵着的缰绳，冲进了一条小巷子……蓦然，耿文眼前一亮……这是一条非常古老而很有特色的小巷子……紫衣女子正踮起脚尖点着一串莲花灯……歌声却悠悠扬扬地传了过来“……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……”汝莲？耿文的心猛地刺痛了一下，心莲的影子倏忽又浮现在眼前……

17 / 第二章

城墙文化，居然蕴含着这么多的故事？耿文心中陡然产生了无限的崇拜感……站在城头细细品味大自然的赐予……护城河水淙淙，垂柳轻扬，清风拂面……几经风雨，几番沉浮，自己如同一艘小船在海面上漂浮触礁……如今来到平遥，心境竟是这样的平静如水，在这里似乎可以轻轻舔去身上的累累伤痕？濯洗尘世间的污渍污垢……



28 / 第三章

夜深沉，县太爷的窗户纸上摇□着灯光……为了钱财可以不择手段……这里正秘密策划着一起坑害他人捞取钱财的阴谋……周家利巧立罪状将汝莲她们告到了衙署……耿文的话铿锵而坚定……这是个绝对让人信赖的好人……越是这样的人，汝莲越不想让耿文搅动这趟浑水……从眉宇间，能感觉到他身上潜伏着不同寻常的力量。

41 / 第四章

汝莲深知风平浪静的背后定然会隐藏着更大的危险……胜败有时就在一瞬间之间，想取胜就得来个出其不意……汝莲对耿文突然有了一种特别的感觉，用一个外地人的眼光来看平遥，仿佛平遥的文化底蕴更有着惊人之处……耿文对雷履泰的评价，让汝莲都有些吃惊……

64 / 第五章

汝莲正和耿文对弈……张古义满脸怒气立刻写在了脸上……一个细节性的东西仿佛在张古义的脑子里回荡着……汝莲看耿文那种兴奋的眼神，在张古义的眼前急流般地涌动起来……汝莲仿佛陷进了纷繁复杂的□涡中……张古义心中蓦然充满了阳光，充满了某种说不出的快乐……汝莲的意识似乎在百般地为张古义辩解着。

76 / 第六章

周家利正躺在檀木雕花烟榻上抽着大烟……嘿嘿！一个小小的计谋就得到了这样快乐的享受……耿文击堂鼓声仿佛震荡云海……衙门街周围的百姓们，三五成群地涌向了县衙……耿文大摇大摆地走上大堂，站立在了大堂的中央……何人如此大胆？见了老爷竟然不跪！县太爷倏然觉得耿文的慷慨陈词，大有横贯天地之感……



91 / 第七章

清政权已危在旦夕。经过与耿文的一番唇枪舌剑，县太爷心里早已充满了恐惧，不跑才怪呢……耿文哥满肚子的文采，把县太爷都整怕了……东子可别这么乱说，我只不过是借用了当今的混乱，借用了“革命军”的力量，替汝莲她们争口气而已。要让每个人都知悉，别把女人不当人……

102 / 第八章

张古义惊悉父亲在倒贩烟土……你小子管起老子来了，再多嘴多舌老子打死你……张古义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……不知不觉却来到了天一客栈……莲儿，你真的是我生命中一颗星吗……男人在他狭隘的欲望受到伤害时，竟变得多么渺小……张古义的话激起了汝莲的愤慨，真想和他大吵一场，然而她扬起眉又放了下去……她不想和他伤和气。

111 / 第九章

天一客栈的大门上画了一只没尾巴的老虎……耿文的脸色骤然大变……往事如潮水般涌上了耿文的大脑……耻辱，一生中最大的耻辱，尤其是那在死地中的求生，只怕自己穷尽一生也无法抹去……蒙面人“霍”地看见铁鞋子如鳄鱼般张开了嘴，他真正领略到铁鞋子的厉害……汝莲看呆了，这是耿文吗？身怀绝技，藏而不露……

124 / 第十章

卢军若是进城，后果将不堪设想……耿文的心在往下沉……城西的宋绅士，不仅德高望重，而且胆识过人……耿文清晰透明地道出了一整套方案……卢永祥揉揉眼睛……满城墙上全是身穿盔甲的士兵……卢永祥恍若来到了战国时代……只见一瘦老头和一年轻人从城内从从容容向他而来……卢永祥看着这瘦老头实在是气度不凡，再看看那年轻人气宇轩昂，竟如同人中之龙。



137 / 第十一章

张聚义胸有成竹地躲在家中……他要乘此机会把这些烟土运出去……爹，你又干缺德的事啊……瞧你那熊样，人人都在想办法赚钱……你却在这里谈论什么《道德经》……红鬃马为什么会挣脱缰绳……汝莲有一种预感，红鬃马绝对不会丢失……耿文一出城郭，便已望见那绵绵延延起伏的山峦，“麓台山”就在那个方向，或许红鬃马正是朝那个方向而去……

147 / 第十二章

耿文听到“鹦哥巷”“瞎子说书”，忙上前对那两人施礼……耿文仔细一看，圈子中央只有一个人在说唱，只见那说书人正摇头晃脑地拉着一把三弦，左腿上绑着两块小木板，右膝盖上绑着一面小钹……只听得那说书人的声音时而雄厚有力，时而变得温温婉婉……周家利正赌在兴头上……他赢钱赢上瘾了……小少爷得了缠喉痧……周家利沙哑的哭嚎声如同母狼丢了狼崽子似的……

156 / 第十三章

午后的阳光如此曼妙、动人……一家人坐在四合院里，围坐在石桌前细细地品着上好的茶，聊着天……其实喝茶喝的是一种氛围，喝的是一种情趣……汝莲，你还欠我好多故事呢，比如三千门弟子七十二贤人的传说……从一个小小的院落都可以看出古代建筑文化的精妙所在……耿文做了一个古人施礼的样子对汝莲一拜……

172 / 第十四章

城隍庙的戏台上正唱着山西梆子“满床笏”……财神庙里，汝莲正在为耿文求签……吉人自有天相……今天我就是要大火烧！耿文语气加重，非常认真地说，手里的铁球从容不迫地转动着，铁球在他的手上夸张性地膨胀着，恍恍惚惚转成了阴阳太极形……张古义带回了周家



利儿子夭折的消息……活该，那是他缺德，前世报应……其实我也是扛着脑袋干呀，干完这次就收摊……

182 / 第十五章

汝莲自从接触到耿文，仿佛接受了不少新鲜东西，然而却是朦朦胧胧的不知所云……前面就到“三界寺”了……只见香烟袅袅，烛光熠熠……复仇的欲望在周家利身体内燃烧着……他要把耿文，把周老太一家烧为灰烬……汝莲在大火中跳跃着……人与人之间为什么要有仇，即便有仇，也是宜解不宜结……也许你是对的，但农夫和蛇的故事，你或许比我们更清楚……

196 / 第十六章

赚钱好啊，只要赚得有来头，赚得正义，谁不想着赚钱？平遥大成殿之所以构建之奇特，用料之异常，是因为其中有两件宝……张古义知道父亲贩大烟的事东窗事发了……警察气势汹汹地把张聚财带走了……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激一激张古义呢……耿文叩了叩脑门自语着……张聚财抬头看着窗外苍茫的夜……一切只是浮世中的幻梦。

212 / 第十七章

一场瘟疫即将来临……尽快悬壶于市……耿文爬上土崖对天空大声喊道：我是平遥人！……平遥的方言太多了，但细细研究起来好多和京腔都有着联系……水，清澈见底，倒影将三个人映得真真切切……从“神池”流出来的水直接就到“梁村”了，那美丽的荷塘已成为梁村的一大美景，一进了梁村的村子，耿文就被梁村的院落迷住了，这是一座真正的古堡……

232 / 第十八章

周家利蹑手蹑脚从外面用小刀一点一点划开了周老太房间的门



闷……周老太如同上吊一样……耿文慢慢用牙一点一点往开咬着裤带……周老太“哇”地一声哭了出来……谢谢你让我懂得什么叫大彻大悟……张古义沙哑的声音，犹如绝望的哀鸣……艰涩地……我明白了好多事理，世间的事不是强求的……

246 / 第十九章

雪花如梨花般落英缤纷，从瓦当处抛落下来……今天的汝莲破格地披了一件猩红的斗篷……犹如给大地盖上了一枚红红的印章……耿文与宋绅士早已成为莫逆之交……“缠喉痧”更是泛滥成灾……人是大自然来的，中草药也是大自然来的……耿文啊，你秉性灵慧……

257 / 第二十章

走过多少个寺庙，还从没见过像“双林寺”这样的雕塑艺术……耿文在药铺前为人们讲述时疫疔气怎样预防……你瞧这署名多新鲜：“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”……汝莲如看到了一夜春风里盛开着无边无际的迎春花……声声琴音，似乎让汝莲感悟到了什么是精神的魅力。走出去！逃离情感上的纠葛……心莲一下子认出了耿文……难道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……

280 / 尾声

一切如旧，二十年了……汝莲已是中共地下党员，回平遥执行任务……没有耿文的出现，恐怕自己也不会走出去……一个小女孩蹦蹦跳跳拍着手从院子里跑了出来……你是谁呀，你怎么和汝莲姑姑的照片一模一样啊……小莲你跟谁说话呀……耿文的声音还是那么洪亮有磁性……心莲随后也出来了。



楔 子

这是一个清朝末年的秋日。也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。

夕阳，懒洋洋地照在大道上，照在飞奔在大道上的红鬃马和骑马人身上。

远远望去，骑马人像是睡趴的姿势紧紧贴在马背上。骑马人的头脑正处于昏昏沉沉、恍恍惚惚中，他竟不知自己骑在马背上究竟有多少天了。而双手却始终牢牢地抓着缰绳，因为他的心永远都是清晰万分。

人，任由马茫无目的地向前奔腾。

旷野，四外无人。

清风阵阵拂在骑马人的脸上，细雨如丝轻轻抚摸着骑马人的发际。猛地，一声闷雷响彻天空，骑马人陡然打了一个激灵。豆大的雨点稀稀拉拉落了下来，骑马人的头脑似乎清醒了许多。

惨不忍睹的场景，全都浮现了出来……

一双双期待自己活下去的眼睛鲜活地在大道上跳跃着……

为了亲人，逃离那可怕的疫情……

为了亲人，逃掉了疫情，却差点掉进了险境……

为了亲人再次死里逃生……是红鬃马再次赐予了他生命，马儿啊，马儿，救命恩人……骑马人的思维渐渐恢复了过来。

“耿文啊，耿文，你究竟要走向哪里？”骑马人独语着质问自己。“哈哈，”耿文突然仰天大笑起来。“我究竟要奔向哪里？我究竟要干什么？我本不该活着，可我偏偏得活下来……”耿文怒吼的声音如同滴血一样在大气中颤动着，飘荡开来。



天，渐渐黯淡下来，夜幕即将降临。雨，停了下来，马儿渐渐放慢了步子。

一通宣泄，耿文胸中豁然开朗。

天，晴朗起来，一抹晚霞挂在天边，是那么的绚丽多彩……

不知不觉中，夕阳已渐渐西沉，天空的霞光也渐渐淡了下去……

大自然是如此的变幻莫测。人，又是怎么样呢？昨天还远在几百里以外，今天却又来到另一个陌生地方。人不都是为活着而活着吗？何苦要自己折磨自己，活一天就要快乐一天！

隐约间，前方闪现出一座城池。

耿文精神为之一振，他突然为自己对生活的态度转变一阵阵兴奋，他一边为自己击掌，一边吟着陶渊明的诗催马向前：“……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……”

此时此刻，一种超凡脱俗的真趣，醍醐灌顶般弥漫在耿文的大脑之中。

这是一匹非常有灵性的红鬃马。从得到它的那天起，耿文就想到了这一点。他有一种预感，这匹马不但永远属于自己，同时会给自己带来好运。

“亲翰门”三个字倏然闪入了耿文的眼帘。

抬头望去，耿文看得真真切切，一种难以寻觅的灵气骤然在这里兀显……这是一座非常雄壮坚固而精致的城池，清一色排列整齐的垛楼，让人叹为观止……此城虽然有着时刻准备迎接战争的迹象，但，丝毫影响不到它给人的温馨与和谐……耿文思绪万千。一路上的纷纷扰扰，实在让他对神州大地揪心……看到这座城的耿文，如同溺水的人即将抓住一根稻草般欣喜异常……相对而言，这应该是一座平安城，是一座安乐城！

耿文凭着自己的直觉，便武断地给这座城下了结论，至少这是他这些天来所企盼，所要自己安慰自己的。一种不明原因的亲近感突然在耿文心中荡漾开来。仿佛这里就是自己的“家”，难道这里就是自己



的归宿地？

这是耿文离开家乡后从未有过的感觉！

……噩梦连连的日子，父亲母亲染上鼠疫时，还没过门的爱妻心莲为了伺候父母……世上还有什么比真情更可贵！这份真情，是耿文一辈子都偿还不起的……上天为什么不长眼睛，独独留下自己一人……痛不欲生的耿文本不该活下来，但他必须活下去……冥冥中仿佛有很多事情需要……耿文的心又是一阵剧烈的抽搐，他知道这样的伤永远都不会愈合……以后的日子里无论遇到任何事情，他都会快乐地解决，唯独这份“情”是永远都欺骗不了自己的。

耿文变卖了全部家当，从自己的老家逃了出来，他要释放自己这么多年父亲企盼的所学，他要游历世界，在疼痛中去放逐余生……

这些日子，耿文以一支秃笔为生，不知卖了多少字画，走过了多少城池，经历了多少事情，然而一切对耿文来说却仿佛麻木了似的，从前那种大度豁达、活泼开朗的感觉仿佛再也寻找不回来了……尤其是那天刚到山东的地面上醉酒后，懵懵懂懂不但遭到了抢劫，而且还被扔在了井里……险些送了自己的命，现在想起来真是太窝囊，凭借自己的功夫哪里会……唉，提这些又有何用。

所幸上苍有眼，赐给自己一匹红鬃马和一些银两……自己的坐骑竟是那么的柔软，那么的舒适。

耿文习惯性地叩了叩自己的脑门，这些日子发生的许许多多事情全都突显出来了……看来一切只有听天由命，随缘才是最好的理由。

一切仿佛都是命运所致，让他鬼使神差地来到这里。

后来耿文才知道这是一座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城——名为“平遥”。

耿文从未想过自己的到来，竟会在平遥留下了一连串的痕迹。一切如烟，如梦。一切就这样开始，像传奇故事一样，缥缈而瑰丽，让人难以忘怀……



第一章

“梆梆梆”的更鼓声响了。

耿文知道，这更鼓就是关城门的信号，若再不进城，今夜进城的机会就没有了。别无选择，看来还是进城为妙。耿文习惯性地用食指敲了一下脑门，翻身下马。

“但愿自己的直觉是对的。”耿文自语着牵着红鬃马进了城。进城后，向左一拐，便拐进了一条巷子里。这是一条居民区的小巷子，巷子里几乎一团黑漆漆。耿文下意识地左拐右转地专拣巷子走。

巷子里偶尔有人提着忽闪着马灯从耿文身边经过，可耿文根本无意去打听下榻之处，他认为这些事应该随遇而安，走到哪里算哪里。也不知为什么，他今夜就是宁愿走黑漆漆路，也不想走有铺面的大街。耿文心里像揣了个小鹿般七上八下，宛若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似的，心神总是定不下来。他狠狠地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，命令着自己，你耿文一向的作风可不是这样的！

正当耿文犹豫不决该朝哪个方向时，红鬃马遽然“嗷嗷”地低低叫了两声，猛地挣脱耿文牵着的缰绳，向前奔跑起来。红鬃马突然的举动，让耿文有些措手不及，只得加快步子紧追几步……

红鬃马来了个急拐弯，猛地冲进了一条小巷子，然后回头望了望紧跟上来的耿文，默默地低下头，缓缓向前迈去，那样子显得极温顺极可爱……

蓦然，耿文眼前一亮……抬眼望去，前面那景象真是“万绿丛中一点红”。极目处，耿文看到了一个垂花门楼前正展示着一串非常别致漂亮的莲花灯，看得出来，这是一条非常古老而很有特色的小巷子。远



处，一个紫衣女子正踮起脚尖点着另一串莲花灯。

歌声却飘飘荡荡悠悠扬扬地传了过来“……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昔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……”

莲花灯全点亮了。

耿文看得很真切，巷子虽然不长，然而几乎每家门前都有一个极其别致的门楼……天呐，简直就是一幅令人神往的画卷……尤其是有着一串串莲花灯的门楼，在莲花灯闪烁的点缀下，让人惊叹不已。随着那轻柔曼妙的歌声远远望去，恍惚如踏入仙境……

耿文一边看着一边想着，一边移动着步子，款款向前而去。

紫衣女子正是站在那有着镂空雕刻门楼的高台阶上点的莲花灯。

倏忽，门楣上几个遒劲有力的字十分耀眼冲进了耿文的眼帘——“天一客栈”。他不由站定，细细端详着这几个大字，遒劲有力，且贯穿着潇洒飘逸的神韵。耿文想，这字绝对出自很有造诣的书法家之手。那么要想诠释客栈名字的含义，那文化底蕴就更是独领风骚了，其中隐喻真可谓别出心裁。好一个“天一”，耿文内心独白道。“‘天本一而立，一为数源，地配生六，成天地之数。’天一，乃天人合一也，与自然交融。同时又是和谐的象征。天一的生成数不正是水么？水又为生财之道。天一，同时还可解释为：有着天下第一的愿望……”

“妙妙妙，真乃才华横溢，高高高，看来此人心比天还要高……”耿文不由得脱口而出。

这时，点亮灯的紫衣女子正欲转身回去，忽然听到耿文的一声声赞叹，不由扭过头来。看到远远伫立的耿文，她不由得抿嘴笑了。紫衣女子上上下下仔细地打量了耿文一番，突然“吃吃吃”地笑了起来。

耿文的视线被她的笑声带了回来。

当耿文把视线移到紫衣女子身上时，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受猛烈地撞击着耿文的巅顶……这不是心莲吗？

一个活脱脱的心莲正站在自己眼前，我的心莲没有死……调皮的



心莲和我开了一个玩笑,对,上帝不会收留她的,她是我的,是的,心莲在对我笑,心莲,我的爱人,你为什么要开这样不该开的玩笑,让我把你好找……我的心莲,让我好好抱抱你……耿文呆呆地……欲冲上去……红鬃马“嗷嗷嗷”的叫声,猛然把耿文的思维拽了回来。

耿文定定地再次仔细瞅瞅那女子,幻觉完全消失了。

紫衣女子长得与心莲实在太相似了。耿文无奈地摇摇头,下意识地弹弹自己的脑门,世上真的有这么相似的人?

紫衣女子像吃上笑药似的,还在一个劲儿地笑。

这是一个绝对纯情的女孩子,瞧她那女童般天真的笑。一瞬间,耿文将紫衣女子定格在这样的概念上。

紫衣女子还在发笑,而且笑得几乎要捂肚子了。紫衣女子莫名其妙的笑,让耿文有些不知所措,自己究竟哪里有什么不对,让她如此笑个不停?

耿文不由得一低头,马上明白她为什么会这么好笑了,瞧瞧自己这身落拓潦倒的古怪打扮,倘若白天走在大街上,岂不让人……

“请问,这是什么城?”耿文有意识地转移话题,可问话刚刚脱口,连自己都觉得惊讶。为什么在这个女孩子面前竟这样拘谨这样笨拙,这话是出在我耿文之口么?

“哟!这位先生。”紫衣女子终于停住了笑。一个甜甜的、脆脆的极有个性的声音顿时传入了耿文的耳膜。“真是奇怪,这位先生连自己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,就进城来了?”紫衣女子稚气的脸上写着的满是惊诧,她有点尖刻地对耿文道。

“来者便是客,难道阁下不欢迎我这潦倒之人住宿?”耿文调整着自己的心态,终于找回了原来的耿文。在这个女子面前耿文竟产生了一种自来熟的感觉,好像见了久违朋友的那种亲切感,耿文不由得以调侃的口吻反问。

“贵客到来,哪有不迎之理,这位先生听好了,这里叫‘平遥’,是平安的平,遥远的遥。”说着,紫衣女子顿了顿,眉头微蹙,两眼却直射耿



文,像要把他看穿似的。紫衣女子一连串的举动却让耿文觉得她又是那么的成熟干练,似乎一切都在她的运筹帷幄之中。举手投足之中又是那么盈盈自如,而且那一双具有神韵的凤目竟有些勾人魂魄……

紫衣女子心中不由暗忖,这人相貌文雅,神情开朗,应该是个不错的青年,只是这身打扮,确实叫人不敢恭维……或许,他有难言之隐?

耿文赶快调节自己的思绪,为自己的卑鄙感到羞辱,自己见了这女子怎么会有这种非分的感觉?耿文暗暗责备自己。一切缘于她相貌与心莲相似,即便如此,更不应该有这种想法。

这时只见紫衣女子又抿了抿嘴,嘴角却勾起一个轻柔的让人难以觉察的微笑,而她所做的这一切全都被耿文捕捉到了眼里。

“至于先生潦倒不潦倒,小女子哪敢妄加评论,更何况我们客栈对每位客人都是平等相待,尤其是平民百姓,本客栈会给予加倍优惠,所谓与人方便,于己方便,不正是这个道理?”紫衣女子的伶牙利齿,一连串响铃般的解释,似乎容不得耿文细想,莺歌燕语般的声音又传入耿文的耳膜。“刚才小女子无知且无礼,小女子这厢给先生赔礼了,得罪处,请先生多多见谅。”紫衣女子的行止举动居然不卑不亢,既不失尊严,又端庄大方,末了很有气质地给耿文道了一个万福。

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啊?先是下马威,后是温柔乡……耿文竟有些欣赏,有些赞许,更多的应该是尊重。

“哈哈,我只不过与你开个玩笑而已。”耿文本想对她说,我们是不是有些心曲相同?转而一想,太落俗套了,那样会让她怎么看自己。

“那么先生原谅我的不恭了?”紫衣女子穷追不舍。

“当然。敢问小姐,这客栈名字何人所为?别具一格,真乃高人一筹,令人敬佩。”耿文诚心诚意夸奖道。

“承蒙夸奖,此乃小女子所为,君不知‘天一’可谓魁之首,小女子想既然要干一番事业,就要有夺第一的心愿,试想,连想都不敢想第一的人,还能干好什么呢?况且其中的隐喻,我想先生已明了其中个味,小女子就别‘鲁班门前弄大斧’自作聪明解释了,至于高不高人一筹,



那是你的想法和看法,小女子哪里会说得清楚。先生你说是也不是?”

耿文一本正经咬文嚼字的发问,犹如给了紫衣女子启发,她调皮地学着耿文的腔调,反问耿文。

这是一个清纯得再不能纯情的女孩子,性格又是那么开朗爽快。与这样的女孩子用这样的方式对话,可以说还是耿文有生以来的第一次。耿文再次上上下下打量着她,确实有点惊讶,小小年纪竟有着这么深厚的文字底蕴,管中窥豹可以看到,平遥真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。

猝然,一双大脚毫无掩饰地进入耿文的视线,这分明是一双没有被缠过的脚……一个女孩子能拥有这样一双天足,简直就是莫大的幸福!

立刻,耿文的思绪又飘到了很早以前,小时候,因为偷偷帮心莲拿去缠脚布,差点挨了大人們的板子……在这里,耿文却真正看到一个活脱脱的叛逆者……真乃英雄所见略同!耿文感慨万端。

“汝莲,你在跟谁说话,灯点好了吧,有什么事回来说好吧。”随着说话声一个老太太已风风火火迈着小脚“咚咚咚”从院子里走了出来。

“汝莲!”耿文的心猛地刺痛了一下,心莲的影子倏忽又出现在他眼前……事情真的是太巧了,她们的名字也竟是这样相似……难道真的是一种缘分?

耿文回头瞅了瞅红鬃马,心里说,你一路上狂奔,我稀里糊涂茫无目的地跟着你来到这里,究竟为的是什么……

红鬃马低低地叫了一声……好像在说,我带着你寻找你的亲人呐……

“这是谁呀,是客人吗?哟,还牵着一匹高头大马呢?贵客呀,贵客!先生,你是来住客栈的吧?我们这客栈可什么都是新的噢,新被新褥新棉花……”老太太连珠炮似的高嗓门,蓦然惊醒了耿文,他下意识地用食指磕打着自己的脑门。

汝莲悄悄拽了拽母亲的衣襟,示意母亲不能这么和客人讲话。

“哦,先生,请见谅,这是我们客栈的东家兼掌柜的周王氏。”汝莲